

卷之五
新編
續金華錄
序

第五章 贾斯汀

你，贾斯汀，开始回忆起了自己所经历的时光。

童年

作为都城人，你和所有乌尔达小孩一样，都接受着乌尔达教的洗礼。那个时候，你每天都会向着神祈祷，希望他能将最讨厌的卢卡斯从你的生活中彻底抹去。

卢卡斯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占有了父亲对你全部的爱。卢卡斯是父亲与他正式妻子的小孩。样样都不如你，但就因为他是纯正的乌尔达人，父亲就对他极尽喜爱，事事偏袒。

为此你没少埋怨过母亲，那个习惯性沉默寡言的雅各女性。她是个极其懦弱的人，她明明只是家里的女佣，却与一家之主私通还生下了你。

父亲是这个家庭的绝对领导者。从小的经历告诉你，只有顺从他、讨好他才能得到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下去的权力。为了得到他的宠爱，为了活得不像母亲，你竭尽全力地向他示好，渴望他能真的爱你。但你做得越好越发现，血脉和身份的高低让胜负早已有了结果。他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坚定地认为乌尔达人才是最高贵的民族。

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常常向母亲施暴。幼年的你亲眼目睹父亲的暴行，也曾鼓起勇气想要反抗父亲对你们母子的残暴压迫。因为年纪稍小的缘故，就算你用尽了全力，你的拳头对于一个正值壮年的成年人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威慑力。最终你的反抗带来的不过是更暴戾的折磨。你也曾向母亲提议逃跑，可没想到的是，你的勇气换来的竟是母亲一记响亮的耳光。哪怕是被父亲打骂，你都没有看过她这么愤怒的模样。“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父亲，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永远陪在他的身边。我们是一家人，就应该永远待在一起。”

你无法忘记她说出这句话的模样，眼神里布满了麻木与疯狂。她转头走进了父亲

的卧室，将你打算带她逃跑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结果显而易见，你触犯了当权者的底线。鞭子又开始不停地抽打在你的身体上，力度比刚开始更甚。从前会护着你的母亲在这一刻忽然变得陌生，她就这样平静地站在一旁，居高临下地看着你遭受酷刑。她已经和这个暴君相处得太久，被他的暴戾磨平了所有的棱角，真真正正地成为了他的奴隶。

那一刻，你终于明白了父亲就算如此厌恶，也始终将母亲放在身边的原因。在后来的日子，你被父亲戴上了镣铐，关在了家里，不能和外界接触。每一次，你都哭着恳求母亲放你离开，但她总义正言辞地拒绝你。她不愿离开，也帮着父亲防范着你的逃离。你很难界定自己对她的感情，是她的血统，让父亲不肯正眼看你；是她的懦弱，让你被困在这一方天地；但也是她，会在每个夜晚为你温好牛奶送到床前；也是她会在每次父亲漠视你的时候忽然出现，然后沉默着陪伴你走出片刻的孤寂。只要一想到那天晚上的遭遇，你就无法说服自己与她亲密，但又为了能够在这个扭曲的家庭继续生活下去，只能有隔阂地相处下去。

顺从附和，隐藏自己就是你在家里的生存之道。

上天好像终于听到了你的祷告，卢卡斯意外感染了风寒，很快就被夺走了生命。父亲也因此伤心难过了好久才恢复过来。也许因为现在他只有你一个孩子了，所有的关爱都又回到了你的头上。他放开了囚禁你的枷锁并向你保证会照顾你的生活。一开始你也不敢抱有期待，可后来渐渐发现他真的履行了对你的承诺。久违了的感觉，你又拥有了父亲。每一天，他都在教育着你：“听好，你和那个雅各女人没有任何关系。你是我的孩子，一个高贵且纯正的乌尔达人。”

父亲为了彻底洗清你雅各血统的身份，并没有对外公开卢卡斯的死讯。你因为被关在家中多年，外界对你也基本处于不曾知晓的状态。你们都和父亲长得相似，所以

你很轻易就顶替了卢卡斯的身份去到了一所全新的学校上学。

学校生活

在学校里，你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性格本就孤僻，不擅长与人交际。幸运的是，和你同一时期转学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一对龙凤胎的兄妹，哥哥叫尤里卡，十分阳光开朗；妹妹梅耶塔性格与你有几分相似，都比较腼腆内向。他们都是乌尔达人。尤里卡与你同班，他主动向你示好，在日常的接触中，你们的关系逐渐拉近，变得越来越好。他是个很好的朋友，在你不开心的时候总是默默陪在你的身边，绝不会勉强你做任何违心的行为。

你知道，他有个喜欢的女孩，是梅耶塔的朋友，那个叫乔安娜的雅各姑娘。不过可惜乔安娜已经有了男友，刚好也和你们同班，是个叫菲利普的乌尔达男孩。尤里卡不敢表白只能将自己的心意深藏。每当他不满菲利普的各种行为时，都会成为你调笑的对象。

听说最近外界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新任元首的号召下，街道上抵制雅各人的声音愈发强烈。那些政客们，党卫军们四处宣扬，乌尔达人才是高贵的民族，拥有最为纯净的血统。而雅各人只不过是靠偷盗欺诈苟活的低劣民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被政府用军队镇压。明事理的大人物为雅各民族发声，却一个接一个地死于意外。每一天，他们都在颁布各项限制雅各人权利的禁令。从公共场所划分出雅各人与其他人种的分区，到雅各人就算有钱也不能购买任何商品。时局不见缓和，反而更加紧张。

你曾亲眼目睹过那样混乱的场景。当时你按照往常的路线，经过了黄昏大道，不知道为什么那里挤满了拥挤的人群，有很多雅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游行抗议，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你站在了角落里，看着游行的队伍逐渐变大，不断的有雅各人、

乌尔达人加入其中，同一个目标将大家牢牢地团结在一起。高昂的情绪影响了所有人，在某个振臂高呼的时刻，连你也差点开始动摇自己。枪响忽然打破了他们的队形。政府竟然直接出动了军队，来镇压他们的游行。几颗子弹像宣誓主权一样向他们扫去。几秒前还鲜活的生命瞬间失去了呼吸，倒在了大家的面前。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破了胆，原本集中的队伍瞬间开始向着四面八方逃窜。烟雾、人群一切都乱成一团。党卫军们拿着枪准备将所有参与游行示威的人都一并抓进监狱当中。天空中浓烟四起，到处都是枪炮的声音。烟雾弥漫的深处忽然窜出了一男一女，他们手牵着手似乎想要极力甩掉身后的追兵。很快你就认出来了，那正是你的好友尤里卡和乔安娜的身影。你不想卷入这场风波当中，于是屏住了呼吸，退到了角落，目送着二人向着远方奔去。

母亲在家里的日子也变得更加艰难。父亲像是受到了鼓舞一般，对她更加苛责，每次下手都比往日更加严重。

尤里卡和梅耶塔十分奇怪，他们明明是纯正的乌尔达血统可事事都要站在雅各人的立场。在学校里，许多孩子模仿着党卫军的所做所为，他们团结在了一起自发结成了童子军，专以欺负乔安娜及许多雅各裔的孩子们为乐。你无意加入其中，每当出现争端，都默默站在一旁。在你的眼中，这些事情与你任何没有关系，冷漠旁观就好。可尤里卡和梅耶塔不同，他们和一小部分同学一起，居然为了保护那些雅各裔同学，自发地在空闲的时间跟着他们的身旁，尽量让雅各裔的孩子不要因为落单而受到攻击。每天在学校，尤里卡和梅耶塔都轮流守在乔安娜身边。

你发自内心地珍视尤里卡这个朋友，可他的行为你却无法理解。他们也无法接受你这样冷漠旁观的态度。无法同频的你们，最终来到了分岔路口。父亲从小对你的影响，不会这样轻易被人磨灭，而他们所坚守的信仰也似乎比钢铁还要坚硬。在现实的

洪流下，你们渐渐从从前的挚友变得形同陌路。

为了方便日后加入党卫军，父亲让你转学。新的学校是他精心挑选的，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是纯粹的种族主义者。得益于父亲的“栽培”，你非常轻易地就融入了其中。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大家一起宣誓效忠时，你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党卫军

局势更加紧张，党卫军们四处抓捕有着雅各血脉的人，年轻力壮的被送往种植园里劳作，年纪大一点的就送往在各地修建的巨大的集中营中。那里的烟囱24小时不停，排放的都是焚烧被捕的雅各人所产生的滚滚浓烟。母亲的存在本身就是你们家的一枚定时炸弹。你虽然不敢面对这个难题，但依然每天在脑海中不断地思考着关于未来的种种可能。

你忘不了那一天。1932年11月25日。

你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却发现党卫军们黑压压的一片围住了你的家门。为首的人在听完你的介绍后。一脸狐疑地目送你走进屋子。拨开人群，还没走到房间里边。一把带着寒意的利刃就直直地冲着你的腹部来袭。所幸周围人多，刀锋刚刚划破你的皮肤。那人就被周围的党卫军们死死按在了地上，竟然是你的母亲。她满脸的狰狞，就算手脚都被人牢牢地控制住，嘴里也喃喃说个不停。你因为刚才的骚乱晃了神，并没有听清她说的话，父亲赶紧走上前来将你护在了身后。

党卫军们的首领看着母亲对你的愤恨与癫狂，对你的表情忽然变得温和。他告诉父亲，已经检查过了你的房间，里面全是元首的海报和党旗，他相信你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党卫军人。父亲听后，像是松了一口气，赶紧向他点头示意。

你最后一次看到母亲的脸，透过阻隔的人群，她微笑着被他们捆绑起来，关进了货车背后那巨大又黑暗的车箱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要杀你？党卫军又是如何发

现她的踪影？无论你如何询问父亲，他都不愿告诉你答案。你只能寄望于时间，让这些疑惑慢慢过去。

一个月后，你收到了党卫军的录取通知。那是你第一次看到父亲露出这样开心的笑容，他最爱的孩子为他最尊敬的元首效力。你只想要简单的生活，对战争并没有过多的征服欲望。但看着父亲和其他同样收到录取的同学的得意模样，又忍不住地从心底泛起怀疑。这将会是你一生的荣誉？为了国家？为了乌尔达人？

八角馆

在党卫军的授意下，天才建筑家威尔去到了中心岛上的八角馆开始了修缮和改建工作。你记得他曾被当街授予勋章，不过街道上的流言蜚语对他和他的太太都不太友好。因为人手不够，上级将你临时调往了中心岛协助威尔。托马斯是此次工作的策划人，他打算将八角馆改建为一个专供他进行杀戮游戏的场所。他先随机挑选其中一个房间的钥匙，再将抓来的雅各俘虏集中在一起分配房间。当所有人分别进入房间后。控制改建后的八角馆内带门的那一面墙旋转。当旋转结束，他会拿着自己手中的钥匙，一个一个地走向装满雅各人的房间。若是他手中的钥匙无法打开这个房间，那么恭喜房中的雅各人，他们能顺利活过今天。若是那把钥匙所对应的门转到了这个房间，那么在他打开房门的那一刻，很不幸，这个房间中的所有雅各人都会成为今天他杀戮游戏中的羔羊。

托马斯的暴戾与疯狂，你始终无法理解。但鉴于自己的身份也不好妄作评价。每当他激动地向你讲述，在八角馆中拿着钥匙走向那一扇扇门的快感时，你都只能尴尬地保持微笑并随口附和着。

在工作的过程中，你与威尔也有了几次接触。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与他接触，你都感觉他好像对你十分了解。好几次你都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他便能精准地点中你的

喜好。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让你恐惧，相对他人，你与威尔总是要疏离许多。他似乎对你极有兴趣，在工作交谈的过程中，还曾神秘地向你透露，在八角馆的角落，有一个他设计的神秘按钮。他让你一定要记清楚按钮的位置，因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它会给你一个全新的开始。你不明白他所说的话有什么含义，只当成醉酒的调笑搪塞了过去。

其实威尔对托马斯这样靠玩弄他人生命来取乐的行为也非常不满，不过因为他对修缮八角馆这一工作似乎有着特别的执念，所以哪怕他并不认同托马斯的所作所为，但为了能够来到这里，为了能够亲自参与修缮改建八角馆，他也不得不将自己满腹的才华献给恶魔。虽然他与你一样，都在为党卫军办事，但在交谈中你总能隐隐感受到他的立场与党卫军绝对站在对立的方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对你太过信任的缘故，你总能发现他在与你交谈的过程中掺杂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引导。你不清楚他是因为你党卫军的身份想将你策反，还是有着别的更为复杂的目的。反正这些纷杂的事情你都不想参与，于是开始主动对他疏远起来。

你发现威尔在闲暇时，总是会摆弄一个北极熊面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样子，可他总是十分谨慎绝不让任何人触碰。

后来八角馆改建成功，托马斯在其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杀戮游戏。一开始你也对这样血腥残忍的画面十分抵制，但随着次数的增多，你的感官也渐渐麻木下来。有一次的杀戮游戏，让你印象十分深刻。因为托马斯每次游戏开始前都会在表盘控制器上将那面墙旋转的时间随机设置。这样结束旋转时，他自己也不知道手中拿着的钥匙到底能打开哪个方向的门，游戏也能更加的刺激紧张。那一天，在托马斯拿着钥匙等待墙旋转时，你惊讶地发现威尔竟然偷偷地去到了表盘控制器旁。死亡之门本来就快要停留在最东边的房间，可他忽然再次拨动了表盘控制器，让死亡之门又旋转了5秒的时间。他是不希望死门转到正东边的房间？为什么？房间里的都是人命，孰轻孰重，

没人能够衡量。他不是在平日也会嫌弃托马斯的变态爱好，现在又凭什么代表上帝来掷出骰子？你不理解他的行动，但见托马斯也没察觉出异样，也就不好再多说半句。

乔安娜与尤里卡

八角馆的工作结束过后，你被调往了郊外的可里农场，那里有一片隐蔽的种植林。关押着许多被抓捕的雅各妇女，只需要分给她们少得可怜的食物，就可以让她们不间断的劳作，这对乌尔达人来说是笔极其划算的买卖，许多农场主都会偷偷与党卫军的将领在私下达成租借雅各俘虏的协议，据你所知生意一直都非常兴隆。

上一批被租到可里农场的女人们已经被压榨到了极限，你的任务就是与小队一起将这批奴隶召回，并送入集中营当中。

在可里农场的俘虏清点中，你居然发现乔安娜的身影。曾经的那个富家小姐竟沦落到日夜不停处理农活的地步。破烂不堪的俘虏服装，布满疤痕和茧子的双手让她再无往日靓丽模样。就算是你们的关系没有那么深厚，这样的落差也忍不住让你唏嘘难受。她也认出了你，不过她的反应十分平静，或许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你身穿党卫军的服装出现在她的面前也算不得什么。就在你准备按照规定为她戴上镣铐时，身后忽然响起了几声枪响，是反抗军发动的偷袭。

所有人都瞬间警惕，掏出配枪进入了作战的状态。他们扔出了烟雾弹想要迷惑你们的方向。你屏住呼吸，在烟雾中四处寻找，忽然左侧的脚步声响起，一张熟悉的面容出现在你的身旁。是尤里卡！他拉着乔安娜的手又一次出现在了烟雾弥漫的深处。他疯了么！这次可是和当年的游行不一样，没有人会手下留情，只要稍不留神就会被拉入死神的怀抱。

“乔安娜，别害怕。我一定会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你听到了尤里卡的声音，就算这个时候他都还在安抚那个雅各女人的情绪。你还

是不忍对尤里卡动手，于是目送着二人向着烟雾的深处奔去。时间已经黄昏，你看着他们在余晖中奋力奔跑的背影。“让他们顺利离开吧！”面对昔日的同窗密友，你忍不住开始在心里祈祷起来。

忽然你发现在烟雾的边缘，无人发现的角落里。

两颗不知道从那里射出来的流弹接连从你的眼前呼啸而过。

砰……

你最好的朋友应声倒下……

砰……

他最爱的女孩倒在了他的身旁……

再遇梅耶塔

父亲希望你能为国家效力，却又不希望再丢掉你这个唯一的孩子，所以费了很大的力气将你送往了一支较为轻松安全的队伍。这是一支专门负责运送战犯和雅各奴隶的小队，不需要直接在战场上面对反抗军的枪林弹雨。

在去到了所属的队伍报道后，很快你就和大家打成了一片。所有人都是种族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在运送雅各奴隶的路上，自然少不了对他们的羞辱折磨。每当他们嬉笑怒骂时，你都在一旁冷漠的观看着。有时他们也会把挥舞的鞭子递给你，一脸期待地让你动手。虽然你并没有像他们这样热衷于暴力，但为了显得更为合群，你从未有过半点的犹豫。

这次的运送任务有些不同。

上级要求你们负责将一个反抗军女孩，从集中营送到都城去。听说是反抗军与党卫军点名提到的对象。因为可能成为谈判交易的重要筹码，所以这次的行动绝对不容许出现任何差池。在你查看过俘虏资料后，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力量。照片上的脸你再

熟悉不过，那是尤里卡的妹妹梅耶塔。

梅耶塔穿着破旧的衣服，手脚都被镣铐紧紧地拴住。你们走进关押她的房间，她抬起头在看到你的瞬间，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虽然她的脸上布满了尘土，但你注意到她的眼眸依然明亮。

在行进的过程中，你们更加注意周遭的环境，时时都在提防着反抗军的偷袭。高压的工作状态让平日里懒散惯了的众人十分不满。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终于没有忍住，将满腔的怒火都发泄在了梅耶塔的身上。她不过是不小心将给她的食物掉在了地上，就引起了所有人的责难。他们像终于找到了由头一般，将这个弱小的猎物逼向了角落。已经有人掏出了皮鞭，正跃跃欲试的摇晃着。梅耶塔退无可退只能紧紧地贴着背后的石壁，浑身发抖地看着“豺狼”们不断向她靠近。

你望着她布满恐惧的脸庞，忽然想起了尤里卡与乔安娜失去气息倒在地上的模样。她一边发抖一边卷曲身体的模样像极了尤里卡，让你忍不住地想要帮她。就在你晃神犹豫的一刹那，鞭子已经挥出了第一下。

当听到梅耶塔惨叫声的瞬间，你不由自主地冲上前去，将那人的鞭子一把夺过，扔在了地上。所有人都一脸惊讶地看着你，不理解你这忽然的所作所为。你将梅耶塔死死挡在身后：“你们干什么？不是说了吗？我们要将她安全送到都城。”那个被你夺了鞭子的人尤为恼怒，脸上都是被你挑衅的不满。“她有一半的雅各血统，不过是个贱种。我们想干什么不行，只需要最后留她活着到都城不就好了。倒是你，现在跳出来，护一个雅各人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勇气，面对他的质问，你非但没有退缩反而直视着他的眼睛回答到：“她这么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你们这两鞭子下去，出了意外谁来负责？是你吗？你负责得了？”

面对你的反问，他似乎也失去了刚才的底气，态度渐渐缓和下来。最后在你的强硬态度下，放过了梅耶塔。但你从他们愤愤不平的眼神中知晓，在往后的路程中，梅耶塔并没有完全安全。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必然会遭到更为猛烈的报复。为了不让更危险的情况发生，你尽量不让梅耶塔在行进中离开你的视线。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你发现虽然她看着柔弱，但其实内里特别坚强。不管在多么害怕和危险的情况下，也绝不会向党卫军低头求饶。甚至还有好几次，你瞧见她偷偷鼓励那些雅各奴隶坚定反抗信念的模样。你对她渐渐感到好奇，但也从没有主动与她说上过一句话。

在一天夜里，突发的枪响声猛地将所有人都惊醒。纵然你们如此小心，还是落入了反抗军的陷阱。你们从未遇到过这么猛烈的突击，缺少战斗经验的小队迅速败下阵来。恍惚间逃窜间，最后居然只剩下了你和梅耶塔两个人。

喜欢也好，讨厌也罢，昔日的战友都倒在了你的脚边。望着衣领上的鲜血，你慌张得不知所措。戴着镣铐的梅耶塔第一次主动开口对你说话：“就这些你就怕了吗？”

你的情绪本就还没有从刚才的慌乱中抽离，面对她的嘲讽瞬间被激怒到了极点，紧拽着她镣铐的另一端恶狠狠地说到：“你不过是个囚犯，就算只剩我一个人，也会把你送往都城。不管你说些什么，都不可能有逃脱的机会。”她看你真的动气，也不再言语。待你缓过来后，两人又开始了向都城的缓慢前进。你知道反抗军的目标是梅耶塔，他们上次袭击没有找到人，更不会轻易离去。为了安全考虑，你带着梅耶塔走了另一条虽然远但更为隐蔽的小径。

因为只有你们二人的缘故，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自然比之前多了许多。所有的口粮都在逃窜的过程中遗失，这里又是荒郊野外连基础的食物都需要你们自己搞定。你们达成了合作，梅耶塔水性很好负责捕鱼，你则在山林的高处采集野果，两人合力

勉强还能一边赶路一边生存下去。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但你们两人相处时的氛围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你也忍不住被她吸引，她安静思考的模样、警惕小心的神情都让你无法移开视线。

虽然你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但除了合作时，大多数的时间你们都默契地沉默着。为了打发时间，每天晚上你都会掏出小时候母亲送你的口琴练习。梅耶塔从未发表过任何对你演奏的评价，每次都只是一旁默默地听着。望着皎洁的月光，你心中竟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此刻你只是你自己。

对于梅耶塔的感情，你也从未有任何表示。因为你知道，若你不能将她安全送往都城，自己也别想活着回去。这不过是短暂的悸动，一旦当你回归生活，很快就会被你遗忘。从一开始她脚上的镣铐和你肩上的党徽，还有死去的尤里卡和乔安娜，这些都是挡在你们当中的无形高墙。

在一次下水捕鱼的过程中，有毒的植物划破了你的指腹。毒素会让你陷入短暂的昏迷但不会殃及性命。麻痹的感觉很快遍布你的全身，你挣扎着游回水面，却控制不住身体栽倒在了岸边。被你拴在树边的梅耶塔站在一旁冷冷地盯着你，丝毫没有要关心的模样。不管怎样，都不能放她逃走。你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就两眼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

当你再次有感知的时候，全身冰冷得不像样子。意识并没有完全恢复，只能感觉到自己在不断颤抖着。朦胧之间，你看到了梅耶塔的脸。她好像一脸的焦虑，你好像正躺在她的怀里……

迷途之梦

那天，你做了一个异常真实的梦。~~在梦里，梅耶塔身处在一座名为八角馆的神秘建筑当中。在进行了一轮杀戮游戏后，副官托马斯选中了梅耶塔，将她带到了一间审~~

讯室关了起来。在托马斯的授意之下，他们将梅耶塔绑在了立柱上，对她施行各种酷刑。鞭子、烙印，雪白的皮肤很快就被他们糟蹋得几乎没有一块好肉。他们好像想要从梅耶塔的嘴里问出什么东西来。可不管对梅耶塔施加如何的酷刑，她都不曾向托马斯低头求饶，也不肯对他们的问询透露半句。小姑娘活活疼晕过去后，又被他们用凉水泼醒。鞭子、烙印没用后，他们又开始一个一个地用钳子拔下梅耶塔的指甲，随着手指渐渐变得血肉模糊，牢房里充斥着她凄厉的惨叫声。你看着她面无血色的模样，忍不住的想要上前拦住那些可怕的人。可不管你如何叫喊，如何上前。都没有办法对他们造成任何的影响。只能像以往一样在一旁“冷漠地旁观着”。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不断折磨着梅耶塔直到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呼吸。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让她能够如此视自己的性命如无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坚持能够给她承受这一切的勇气？梅耶塔的死亡给你带来的除了悲伤以外，还多了很多对世界的疑问。你忽然想要了解那些你从未踏足过的一切。

人生重启

再次醒来的时候，你刚好面对着梅耶塔的睡颜。很快她也清醒了过来，可能是因为被你盯得不好意思，赶紧背过了身去。你反应过来自己的失态，连忙向她道歉。等你们两人心情平复沟通后，你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昨天你晕倒后，梅耶塔本来已经从你的身上找到了打开镣铐的钥匙，准备自己逃跑。但刚走没多久，又担心你中毒没人发现，折返在附近为你寻找草药解毒。解完毒后，你因为并发症开始高烧，她不放心就留下来照顾你，准备等你烧退了再离开。谁知道，你高烧一直不退，反倒是她先支撑不住，睡了过去错过了最佳逃跑时间。现在你醒了，身体也好了。她没了逃跑的机会，只能乖乖地向你将完整的经过交代了出来。

“梅耶塔，你为什么要救我？我是党卫军，你最恨的人不是吗？”你忍不住向她

发问。她本有无数种方式将你置于死地，但她却什么都没做，反而还在你高烧的时候守在你的身边。太多的举动让你出乎意料，无法理解。

“卢卡斯，这是我欠你的。”她一边回答你，一边主动戴上镣铐。

虽然你听不懂她说的话到底是什么含义，但昨晚的几近死亡让你豁然开朗。你心里不愿将梅耶塔送到都城党卫军的手上，那么就不应该在意那么多的弯弯绕绕，你有自由的意志，仅仅只需要听取心里的信号。“你自由了，梅耶塔。”她一脸惊讶地盯着你，嘴半张着，久久说不出话来。你看着她这样呆滞的模样忍不住觉得好笑。“我说，你自由了，梅耶塔！快离开吧！”她终于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半信半疑向着与都城相反的方向退去。一步，两步，她似乎终于确定了你不是出于一时的兴趣，开始用一种复杂的神情凝视着你。最后她终于回过了头，安心将后背留给了你。她一边跑一边向你喊到：“再见，贾斯汀！”

她怎么会知道你的真名？除了父亲和被带走的母亲没人知道你的这个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就在你抬头准备询问她真相的瞬间，你发现她的身影消失在了密林的深处。

反抗军与吉拉

你的家在都城，这是你唯一能去到的地方，可只要你踏足了都城，任务失败的惩罚就会接踵而至。其实很快你就抵达了都城，可就因为始终不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切而在外不断徘徊着。几天后，你终于做好了决定。来到了城门外准备进入时，一阵剧痛忽然从你的后脖颈传来。整个人也随之失去了意识，昏死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你已经来到了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这里看起来像是军队的营地，可处处都插满了反抗军的大旗。你挣扎着想要起身，却发现手脚被牢牢绑在了柱子上。梅耶塔似乎见你醒了过来，从一侧来到了你的身旁。此刻你们的身份调换，她一脸的得意：“我知道现在你有很多想知道的事情，不急我慢慢都会告诉你。”

她知道你冒险放她走后，回到都城绝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一与反抗军汇合就通知都城附近的反抗军们在城门处进行埋伏，为的就是将你抓捕来到这里。

“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你是不是见过我的母亲吉拉？”既然你们又见面了，那上次你没来得及探究清楚，现在都要一一弄个明白。她听完问题，沉默地低下头解开了你身上的锁链。“你想知道的话，就跟我来吧，贾斯汀。”她似乎想要带你去看什么东西，你为了得到答案只能跟着她一路前行。在路上她告诉了你，关于她在集中营里的一段故事。

因为父亲和哥哥是反抗军的关系，她在一次外出中意外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被党卫军送入了集中营中。那是她第一次去到那么恐怖的地方，所有的奴隶们仅仅依靠那少得可怜的食物提供能量，就要没日没夜的疯狂劳作。若是你有一点做得不如他们心意就会把你送往毒气室、焚烧室等各种地方进行恐怖的人体实验。在一次劳作的过程中，她体力不支差点倒下。是你的母亲吉拉及时出现，上前扶住了梅耶塔并帮她完成了当天的劳作，才让她保住了性命。后来她们成为了集中营里的朋友，常常互相帮助对方度过难关。高压的环境让人疯狂，也让人脆弱。吉拉渐渐对梅耶塔敞开了心扉，在夜里饿得睡不着觉时，会悄悄对她说各种从未对外人透露的心事。梅耶塔也是从那个时候了解到关于你的故事。

吉拉告诉梅耶塔，自己有一个叫贾斯汀的孩子，他的手腕上有一个少见的圆形胎记。和梅耶塔一样是一半雅各血统一半乌尔达人血统。她很爱很爱自己的孩子，可是那个时候的她太过无知，认为丈夫才是自己的全部。可她的丈夫并不是一个好人，常常会对她动手。贾斯汀曾鼓起勇气劝她逃跑，却被她的偏执所深深伤害。

那个孩子慢慢和她疏远，她想要挽回却找不到任何的办法。后来，孩子的父亲终于愿意关爱这个孩子，她高兴极了。就算是孩子的父亲带着孩子一起伤害她，她也毫

无怨言。局势紧张起来，她也每天担惊受怕，生怕哪天被发现了会影响到贾斯汀的生活。在一个工作日，党卫军们出现在了他们的家门前。她就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

他们查出了她的身份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出贾斯汀顶替卢卡斯的蛛丝马迹。吉拉现在还有机会逃走，可贾斯汀该怎么办？就在她纠结犹豫之际，贾斯汀刚好放学回到了家。为了落实孩子的身份，她灵机一动，拿起了手边的水果刀狠狠的向着她的孩子划了过去。一边划还一边在嘴里刻意念到：“卢卡斯，我就是死也要拉你下地狱给贾斯汀陪葬！”她知道周围全是训练有素的党卫军，这样的行动不会真的伤害到她的孩子。当刀划过孩子腹部的一刹那，她就被党卫军们死死扣押在了地上。这样一来贾斯汀就永远安全了。当她的脸被压在冰凉的地面上时，心却异常喜悦。她不害怕自己即将面对的一切，只是这次真的要和她的孩子说再见了。

梅耶塔也是因为发现了你手腕上的圆形胎记才确定了你的身份。原来那天的疯狂竟是母亲对你的最后的庇佑。她赔上性命也要保护你的安全。那个女人总是这样，在一来一回间将你的心牢牢拴在她的身上。每当你认为该忘记她了，该不再牵挂了，又以全新的，你没了解过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你的眼前。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你强行忍住快要涌出眼眶的泪水问道。谁知道梅耶塔竟停下了脚步，指着面前的帐篷说到：“进去吧。”你掀开幔帐，走进了帐篷深处。正对面的床上，一个人正背对着你不停地颤抖着。你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扶住她的肩膀，将她整个人转了过来。当你看到她的脸时，眼里的泪水再也没能忍住，夺眶而出。是你的母亲吉拉，她好像苍老了好多，脸上像是被什么腐蚀性的液体侵蚀过一样，留下了许多可怕的疤痕。她似乎意识也不太清晰，见你来并没有什么反应，嘴角和身体还抽搐个不停。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望向梅耶塔等待着最后的解答。她满脸泪水地看着你，你清晰地从她的口中听到了她对你说：“对不起。”

原来，每月党卫军将奴隶们送往不同的集中营进行置换。而她们就在一次月末被送往了由托马斯管理的八角馆当中。党卫军按照托马斯的吩咐为他们分配房间。梅耶塔以前就曾听说托马斯在八角馆中进行杀戮游戏。具体的游戏过程她并不清楚，只知道每次游戏结束时，都会有一个房间中的人被永远的留在八角馆当中。所以进入八角馆开始，梅耶塔就一直在细心地留意周遭的环境。她发现在大家站位时，托马斯悄悄取下了挂在整个八角馆最东边房间门口的钥匙。党卫军已经开始分配起了大家的房间。很不幸吉拉被分配到了那个最东边的房间。梅耶塔不忍心就这样看着吉拉送死，于是主动站了出来与吉拉悄悄交换了分配的房间。

那个时候她本来想牺牲自己来挽回吉拉的一线生机。可没想到的是，当她和其他雅各人一起被绑住手脚、遮住眼睛送入房间安静等待后。托马斯却打不开她所在房间的大门。最终托马斯打开了吉拉的大门。无论她如何转换，吉拉都成为了杀戮游戏的目标。

后来，反抗军们虽然救出了吉拉，却也晚了一步。她经受酷刑早就已经意识不清了。你无法想象吉拉在当中遭受了怎样非人的磨难，但看着梅耶塔内疚自责的脸，你也没办法责怪于她。

塞瓦林群岛

后来，你在梅耶塔的引导下，慢慢了解到雅各真正的历史，了解到真实的没有被恶意曲解的雅各民族。就像你的身体一样，雅各血脉也是你身体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乌尔达的血脉没有任何不同。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构成了现在完整的你。反抗军的意志深深地感染了你，你希望能弥补过去所犯下的过错。在你的不断请求之下，你成功成为了反抗军的一员，和梅耶塔一起为了实现两个民族和平共处不断地提供自己的力量。

你对梅耶塔的感情变得非常复杂。因为你明白了，当日威尔在八角馆内所做一切的原因，他为了救下自己的女儿，害了你的母亲。从前你便因为他这样的行为而感到不满，现在知道是吉拉受害后，更是对威尔当日的举动愤恨不平。你也不希望梅耶塔在游戏当中死去，可凡人永远不配充当上帝。每当你看到了病床上被伤痛折磨的吉拉，对威尔的憎恨都会不由自主地加上几分。

马丁内斯忽然以预知未来的方式，扬名于整个布鲁日大陆。为了他预神奇的能力，党卫军和反抗军都向他递出了代表友好的橄榄枝。几天后，你收到了马丁内斯的邀请函。抱着复杂的心情，你来到了塞瓦林群岛。

风行天下
新星工作室
精英创作
尽在其中

学号: 8996616
姓名: 贾斯汀

——未经主持人允许, 请勿翻开下一页——

橘王馆之谜

在书灵的授意下，你与6号候选人“愚者”开始向其他候选人分享他们这三日的经历。

(以下为你视角的经历)

今天的风浪很大，整个小船都在风雨里飘摇。你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航行体验，强烈的眩晕感让你不适，一个人撑着栏杆在甲板上吐过几回后，才踉跄着走回了船舱里。距离航程还有一个小时，和你同行的是一名女子，佩戴着“愚者”牌面的面具，船员告诉你们，这三组探险家分别前往了航程一个小时，位于东部、西部与南部的一个小岛，你们此次调查的重点便是西岛。

但是由于特殊的意外，你们的船只在航行的过程中突然改变了航向，去往了南岛。

你见那船员对这附近颇为了解，便向他打听关于“惊奇馆”的下落，~~他告知他在~~这个塞瓦林群岛的海域工作很多年了，从未听过有什么“惊奇馆”。

航行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你们到达了南岛，一名自称是南岛管家的人将你们接到了橘王馆，南岛管家与你们寒暄一阵，告诉你们可以住进橘王馆，在橘王馆中寻找惊奇馆相关的线索。

你们与那名女子走进了橘王馆，橘王馆为一个环状建筑，大约有6米高。~~橘王馆内部~~有两层楼，一楼为藏书展厅，二楼是客房。~~环形建筑的中心~~是一大片草坪，草坪形似一个半径20米的圆。草坪中间放置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焚烧炉，南岛的管家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在这个馆中自由活动，藏书也可以自由翻阅，不过这个馆每到晚上22:00就会自动闭馆，所有的门都没有办法打开，直到早上12:30才会解锁。天色已晚，你与候选人“愚者”各自选择了一个房间休息。

第二天早上8:00，你来到一楼的藏书厅，查看是否有有关“惊奇馆”的资料，但

无奈你查看了许久，一无所获。就在你即将放弃之时，一份资料吸引了你的注意。那是一份关于马丁内斯的资料。

对于马丁内斯这个人，资料甚少，各位情报探员去调查他往往一无所获，只有一名优秀的乌尔达的特工曾经接近过他，那名特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马丁内斯总会随身携带一个北极熊面具，特工使用特殊的眼镜扫描这个北极熊面具，想要查看其成分，却发现这个眼镜居然直接故障，什么都扫描不出来。

当你离开藏书区准备回自己的房间时，你发现了那名候选人“愚者”也在藏书区，她似乎发现了什么，捧着一本资料看得出神。不知怎么的，她总给你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回到房间后，你根本无法入睡，回想起白天所看到的那份资料，总觉得有一些在意。你走到窗前，此时已经凌晨00: 00，外面开始下起了雪。

次日早上10: 00，你从房间里醒来，你发现雪已经停了，你坐在走廊看了一会儿雪景，大约10: 30分，你来到了藏书厅，想要继续查看资料，看一看是否有新的线索。

12: 40分时，你听到了一声尖叫，你从藏书厅里出来，顺着尖叫的方向，你看到了候选人“愚者”站在走廊上，指着雪地中央。

你把目光移向雪地中央，你好像在垃圾焚烧炉里看到了什么东西，定睛一看，居然是一具焦尸。

垃圾焚烧炉里有一个书签，居然是金色的，不知道这个代表了什么特殊的作用，连焚烧炉的大火都没法将其烧毁。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进入垃圾焚烧炉里的？整个橘王馆的天台不过才6米，就算是站在天台将尸体往下抛，也不足以抛进垃圾焚烧炉里。昨晚00: 00到2: 00下雪，而两点前你确认这个垃圾焚烧炉里没有任何东西。2点之后，走向焚烧炉必然会留下脚印，不过现在整片雪地一个脚印也没有。

你们去询问管家，管家告诉你他刚才去了码头查看航行记录，发现这三天除了你们两位候选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来过南岛。大约13: 30，党卫军的人来到了橘王馆，根据马丁内斯的指示，若是“考验”过程中出了任何意外，都要将那组候选人带回中心岛的八角馆。于是你们被党卫军送回了八角馆。

当你回到八角馆后，管家将你和候选人“愚者”带回了会议室，你发现会议室里还有四个候选人和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男人。

任务：查清楚焦尸的身份，破解焦尸为何出现在这。

新開水
6616